·孙 超·

俄罗斯诗坛上的萨福
——阿赫玛托娃诗歌初探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俄国近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诗人。有人甚至将她视作继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后第一位女诗人。她的诗作善感多情,凄婉细腻。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其诗作魅力愈力显持久。不论是在她声誉日隆之时,还是屡受责难的苏联时代,她的作品均为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所津津乐道。被本国诗歌界誉为连接19世纪古典诗歌和20世纪现代诗歌的"桥梁","20世纪俄罗斯诗坛屈指可数的诗人之一"(特瓦尔朵夫斯基语),"俄罗斯诗歌天空中的月亮"(叶夫图申科语)。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主要作品是《黄昏》(1912)、《念珠》(1914)、《白鸟群》(1917)三部诗集。这三部诗集收录的全是抒情诗。透过外在世界的描述,揭示内在精神世界的宝库。其作品的格调自始至终清晰而细腻,笔触纤细、温柔,富于内心感受,皆以简单明了的语言描写具体的对象,譬如她有好几首诗描写彼得堡与皇村及其他旅游所到之处的景象,或表现一名多情善感女子的爱恋、追求和忧伤。

阿赫玛托娃的诗大多很短,一般皆在12行以下,最多不过20行,每一行都严守韵律的规则。因此,多数人认为,阿赫玛托娃的风格很古典,颇具法国与意大利古典文学、古老的东方文学的色彩,以及普希金诗作温和流畅的特色,并且欧洲文艺复兴及俄罗斯民间诗歌显然也对她了生了影响。她特别擅长写爱情诗。她的诗作有丰厚的底蕴和潜在的温馨,能使人感到一颗复杂的心的跳动;对爱情的渴求、对负心人的疾愤、对离别哀怨等都写得淋漓尽致,委婉动人。

所以她的诗被称为"室内抒情诗"。她的抒情诗作,在写作技巧方面确有许多独到之处。由于阿赫玛托娃选择很严格,《黄昏》中收入的诗很少,都是一些抒情诗作。这部诗集中的抒情诗可以认为是诗体日记,是一些具体爱情关系的复杂变形。

在她的早期诗歌中,透出一种罕见的真诚和拘谨,表现出内心的隐秘感受。她的诗有很多独到之处。例如,有许许多多新的形象:云杉树干上的蚂蚁的爬痕、掉队的大雁的尖叫等,使读者能够以一种新眼光来看待和理解习以为常的事物,令人感到身临其境。而且,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中经常能够听到一些日常生活谈话的片断。如:"不要学鸦叫!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就不能取得成功'!'我说过:'我一直在等待着你!';最亲爱的,你在哪里为我祈祷祝福?……"。似乎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空间发生的,在这时能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的人的快乐、考验和相爱的人的痛苦的转换,正是在这些方面诗歌令人感到激动。

与这种形象流相对而言,但又与之融为一体的是完全另一种崇高的浪漫主义流,但它与诗人所描绘的气氛完全不陌生。在她的诗中,与大雁、云杉、黑暗茅舍的棚子并存的,还有被国王珍爱的美人鱼、王子以及《灰眼睛国王》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另一种由幻想而产生的存在的识别符号,而它们又与似乎是日常的尘世的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她的一首诗《灰眼睛国王》中写首:

现在我唤醒沉睡的女儿,
仔细端详她那双灰色的小眼珠。
而窗外柏树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细语:
"人世间没有你那灰眼国王"。

在这首诗中,诗人显然打破了狭窄的空间界限,把讲述的内容与童话联系起来。

当阿赫玛托娃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她已经发现了普遍适用的情感哲学。在她那饱含情感的表白中表现出了生活的智慧:爱情的意义、无益的情欲、忠诚的考验、妒忌的无力、失去所爱的人时心灵的死亡。总的来说,阿赫玛托娃更倾向于对世界的戏剧性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感觉。然而,在极端痛苦时,又显露出她原初所具有的充满希望而又激动人心的理想。

女诗人的思想在紧张的感情生活中得到了成熟，她开始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本质的东西。公园、烟、酒、夜晚、冬天、一本小书等这些最普通的概念都获得了大容量的内在意义，内容丰富多样。相反，在她的浪漫主义诗歌中，形象的基本崇高品格却黯然失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抒情女主人公的某些内在感受：心灵的国王、理想之子等。基于对已知事物的大胆再认识，在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形成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格言："他在说心是石头的时候，可能知道它是一团火"；"走回头路的羞耻"等等。

依照阿赫玛托娃的看法，她的诗被称为"女性诗歌"。可以认为，在她的诗中首次这样坦露了女人心怀。与此同时还展现出人心灵的痛苦和磨难。她在自己的诗中破除了官方规定的和选材方面的局限。她的作品因为细腻动人地揭示出女性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的隐秘而备受青年读者的喜爱。她的这些诗歌特点，使人们想起著名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因而人们称她为"俄罗斯的萨福"。

1914年，她的第二部诗集《念珠》出版后，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轰动效应。在1914—192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动荡年代，这本诗集竟再版了8次。《念珠》集所体现的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不过阿赫玛托娃不仅笔锋磨得更加锐利，而且将新的作诗法引至诗集中来，使本诗集中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动态感，出现了一些与她在《黄昏》集中显露出的情绪相对立的因素，但所表现的主题又是为人们熟悉的。

在本诗集中，世界观中的悲剧性因素明显地更加强烈，集中地表现在一些局部的强有力的形象中。例如诗中写道："就让我一生的爱被尘土所遮盖"；"我不能展翅高飞，虽从童年起我就会自由翱翔"；"我被人抛弃！他绞尽脑汁编造谎言，难道我是一朵花或是一封信？"这里有一种整体的阴郁气氛，表达的是对以往幸福时光和忠实的情人怀念情绪的流露。此外，在诗人的观念中罪孽被感受为一种使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自然力量。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这种题材的十分真诚并有沉重预感的诗：

我们这儿都是荡妇、醉汉，
在一起我们多么郁郁寡欢！
连墙上的花卉鸟雀
也苦苦地思念流云飞泉。
你抽黑烟斗，
袅袅轻烟是那样奇妙。
我穿窄短裙，
好使身姿显得更苗条。
小窗总是被牢牢钉住：
是用什么——雾凇还是雷电？
你的眼睛就如同
细心谨慎的猫眼。
哦，我的心啊多么忧伤！
莫不是在等待大限时刻的来监，
而此刻在跳舞的女流，
必将在地狱里葬身！

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人类感情的某种不可阻挡的堕落。这并不是一个新主题，这个主题在《念珠》中所以表现得这样鲜明，是因为这里有个情绪完全不同的抒情主人公"我"。这首诗获得极大好评，评论家涅多勃罗沃认为，它预言了阿赫玛托娃合作的主要方向。其诗作抒情主人公的本质特点"与其说太柔弱，不如说更坚强；与其说爱压抑，不如说更严酷无情"。

《念珠》集中的抒情女主人公具有内在的动态的"辩证"发展，其感受不断尖锐化和得到扩展，似乎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贯穿在诗作中，把诗句联结成为紧张运动中的组曲。这种力量启迪出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价值。首先，在外在世界中，发现了"既温柔又奇怪的人物"（《威尼斯》），及亲近和幸福的人、诗人的形象（《致勃洛克》）；除此而外，在她的诗作中，还保留了美的声音和对不幸的记忆："我那忧郁的小鸟飞走了，落到树枝上开始鸣唱"，"手持念珠向上帝祈祷能带来不寻常的爱之喜悦，使你懂得易变生活的永恒"等等。

俄罗斯阿克梅派主要诗人曼杰里什塔姆评价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时说，"主人公的心理脉络在其诗作中表现得那样自然，就像槭树叶上的叶脉那样漂亮、和谐。"确实，阿赫玛托娃将复杂的心理过程反映得非常轻松、自然而完善。她的诗作既歌唱一个人又歌唱了众多人的充满灵感的命运之歌。

一战期间，阿赫玛托娃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亲人都上了前线，彼得堡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她的家庭也受到了牵连：古米廖夫去了作战部队，阿赫玛托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独自一个住在遥远的斯莱普涅夫。她向来就有的不如意、沮丧的感觉更加深了。也正如往常的情形一样，她的精神力量也更加强大了。她的第三部诗集《白鸟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这部诗集保留了以往

的抒情格调,书写日常生活琐事,主人公的形象也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本诗集却表现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黄昏》中那些爱情的痛苦的呻吟《念珠》中被抛弃情人所作的勇敢结论在《白鸟群》中都不见了。它所反映的是世界的不稳定、令人惶恐不安和悲剧的状态。这些日常生活琐事失去了刚刚发生事件的特征,令人感到失去了直接感受的色彩。

在《白鸟群》中,作者一直保持着对客观世界的乐观态度,即痛苦能引发智慧的光辉。这从第一首诗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为全诗定了调子)。

人们想:我们是乞丐,一无所有;
而当我们失去的越来越多
使每一天都成为追悼日,
我们便开始谱写新曲
歌颂上帝伟大的慷慨好施,
还有我们往昔拥有的财富。

如果说前两部诗集是日记体式,则《白鸟群》既非日记,又不是自白,而是深刻的思索,体现出敏锐的洞察力,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带有极端深厚的感情色彩之领域中来描写的。这是诗人成熟悉的表现,创作被她视为认识存在的工具。《白鸟群》分四部,被称作"古典四部奏鸣曲"。它的建构原则很独特。每一首都是外在世界与个人世界观一种不可重复的综合。即章节衔接很紧密,与此同时,心灵紧张的活动和戏剧性又不断加强。各个部分既有鲜明对比,又互相补充,并在最后一章达到独立的综合,使最初的情绪、基调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白鸟群》中,还有普希金的传统:缪斯、诗人和人群、令人感动的淡淡地忧伤等。她的诗纯净、规整,这与普希金一脉相承,但主要的是阿赫玛托娃珍爱普希金抒情灵魂的内在和谐及消除病态不谐和音方面对她的影响,尽管两者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普希金总是感到生活的慷慨赐予和丰富多彩,而阿赫玛托娃则抱有精神上的热烈幻想。)

1916年,曼杰尔什塔姆说过一句话:"阿赫玛托娃现在所写的诗歌已接近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几乎成为雄伟俄罗斯的一个象征。"《白鸟群》及诗人其后的创作正是这句话的体现。

她的两部诗集《车前草集》、《耶稣纪元集》分别于1921年和1922年出版,这是她创作的巅峰时期。尔后她的命运便急转直下,从五彩云端被重重地抛入了深渊。新诗不准发表,旧作不给再版,已排好的两卷集的纸型全部被销毁,正在杂志社准备发排的作品立即被抽掉。到了30年代中期,大清洗开始,阿赫玛托娃之子因受其父之累而被捕入狱。这对阿赫玛托娃来说不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悲哀和愤怒就像滔滔的江水,汹涌奔腾而出,她写下了组诗《安魂曲》。

《安魂曲》在力度及深度上要远远超出她以前创作的几部诗集。这是一部大胆而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悲剧的力作。其格调或动人心魄,如:

面对这种悲痛
群山也得折腰
大河流水也要停住。

或凄楚悲凉,如:

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
请你们都为我祈祷。

阿赫玛托娃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绚丽多彩,更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俄罗斯。这首先是一种对祖国的语言——内涵丰富而有诗意的俄语的热爱。这种最为忠诚的对祖国母亲的热爱贯穿其创作始终。卫国战争期间,年过半百的女诗人积极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后勤工作,并以诗歌为武器加入战斗。她那短小精悍、铿锵有力的诗句很受红军战士的喜爱。他们不仅能背诵,而且把诗刻在碉堡里,写在坦克上。她以富有激情的爱国主义诗篇鼓舞了前线将士和后方人民。当年那位以吟诵爱情著称的"俄罗斯的萨福",不仅同为其屡遭劫难而并未像众多"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一样逃亡国外,这突出地表现出她对祖国的热爱和信赖;并且,在严酷的战争考验面前,她毫不退缩,利用自己的诗才与敌人进行战斗,给人民以鼓舞。阿赫玛托娃不愧为俄罗斯的忠诚儿女。正是由于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她对祖国纯洁、炽诚的爱使她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永远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阿赫玛托娃一生命运多舛,她的命运在斯大林死后有了巨大变化,很快就被恢复了名誉,作品也开始重新出版。她成了读者最喜爱的诗人之一,而且多次获得国际奖,饮誉世界文坛。有人称她为"卓越的苏联诗人","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说她的诗歌"把人早期带进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俄罗斯诗歌的杰出成就"。更有国外评论家认为,阿氏早期的"室内抒情诗、以'巫性思维'窥测到人类普遍的深刻的人性。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叶伯泉〕